

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基于 CGSS2021 数据的实证研究

穆月蓉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市, 300350)

摘要: 保持良好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对我国构建长远发展机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大意义。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破除人才流动障碍、回应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诉求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21 年度数据, 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 (1) 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阶层提升的概率更高, 提升幅度更加显著。(2) 高等教育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影响存在差异, 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流动影响更为显著。(3) 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在个体的英语能力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英语能力强的个体更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的提升。(4) 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在个体所处区域位置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处于东部地区的个体通过高等教育获得阶层提升机会的概率相对较低; 而西部地区的个体更容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提升, 且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幅度更大。因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 要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质量, 构建弱势阶层补偿机制来保障教育公平, 进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社会阶层流动; 高校扩招; 社会公平

一、问题提出

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保持良好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化解社会矛盾, 缩小收入差距。然而, “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等话题近年来时常引发舆论热点, 也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政策制定者也逐渐意识到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纵向流动弱化的现象, 进而提出一些政策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促进社会流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 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破除劳动力和人才在城乡、区域和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障碍。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 促进教育公平、深化教育改革, 不仅对教育发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能够为社会纵向流动提供基本教育保障。社会阶层固化损坏社会公平正义, 导致阶层分裂, 不利于社会稳定。从微观层面讲, 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 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2], 影响民众政治信任^[3]; 从宏观层面讲, 阶层固化影响社会稳定^[4], 而社会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缺乏流动性会抑制经济增长^[5]。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入, 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新阶段。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9.6%,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655 万人^[6], 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 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却呈现出弱化趋势^[7]。从前, 人们普遍认为名牌大学可以让人通过提升收入、地位和阶级, 从而走上向上流动的轨道, 教育几乎是实现向上流动和成为“贵子”的唯一通道。然而,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在教育失配形势比较严峻的当下, 大学教育不再是成功的保证。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深刻转型关键阶段, 在国内外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保持良好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对我国构建长远发展机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大意义。面对

新时期提出的破除人才流动障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诉求，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因此，深入剖析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作用与内在机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形成多元化社会纵向流动机制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一直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社会学界有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索罗金所著《社会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又一专门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索罗金认为在开放的社会中，人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对的，在封闭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固化，垂流动的机会则更少。同时他认为“学校是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性电梯”，教育可以使个体找到往上流动的途径^[8]。这一论断最早阐明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作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阶梯，高等教育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深厚的知识基础，还赋予了他们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因此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界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转型期间教育视域下社会阶层流动的现实状况与理论诱因。郝晓婧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基于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趋于“阶层跨越”，但基于教育背景的代际流动性较弱，趋于“阶层固化”^[9]。张顺研究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我国的阶层固化程度有所上升^[10]。陈云松等则认为目前的阶层固化不是社会现实，而更多的是一种精英层的预警信息，我国社会的流动性仍然较好^[11]。由此可见，目前众学者关于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的研究结论不一，且大多基于社会学视角进行探究，仅有小部分将其置于教育视域下进行考察。二是基于经验证据验证教育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效果。首先是不同类型的教育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刘帅，雷鹏飞研究证明在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冲击影响下，个体社会阶层提升概率和幅度明显提高^[12]。张晓红，潘文格在研究中发现，社会力量主导的非学历教育对于农民工子弟的社会流动有着积极意义^[13]。高钰雅，周慧梅认为当今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由于与近代有着一定顺承，在社会流动中存在着复制与固化作用^[14]。其次是其他相关因素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15]、公共教育投入^[16]、家庭教育^[17]、人力资本^[18]等因素都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在不同水平上发挥作用。三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为了突破阶层再生产藩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路更新与生态重构。新变局下，教育资源分化、高等教育普及化、数字经济产业化、学科建设异化等诸多因素均在挑战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实践逻辑，以致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影响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为了突破阶层再生产藩篱，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教育一方面应通过构建弱势阶层补偿机制来保障教育公平，进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拓展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19]。另一方面应回归教育初心和本质规律，以个性化教育消解传统偏见，从而拓宽社会上升渠道^[20]。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在社会阶层流动测量及影响因素、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效果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研究局限：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以往研究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的研究结论不一，且大多基于社会学视角进行探究，仅有小部分将其置于教育视域下进行考察。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侧重高等教育对个体的直接效应，如对人力资本、就业、收入状况、婚姻选择、主观幸福感等的直接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属于长期的、间接的影响，目前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仍然较少。最后，在研究数据上，以往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主要采用 2015 年及更早的调查数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高等教育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最新数据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基于此,本文在教育视域下,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的数据,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效果,并进一步分析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英语能力、所在地区效果的异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项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的,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国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访问,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覆盖范围大,可视为全国代表性样本。该项目自2003年至2022年,每年对中国大陆10000多户家庭进行调查,共进行了15次年度调查,在全国范围成功问卷访问了162036人,数据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等诸多信息,包含本研究的关键变量。为了了解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最新作用情况,本研究将选用2023年最新发布的CGSS2021年度调查数据,剔除无效样本后共得到有效样本6864份。

(二) 变量选取与模型方法

本文重点考察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以考察两者的因果效应。

$$y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treat}_i + \beta X + \varepsilon_i$$

1. 被解释变量

y_i 为本研究关心的核心变量,即社会阶层流动。本研究将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所处阶层视为目前所处阶层,将个体10年前所处阶层视为个体过去所处阶层。在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涉及社会阶层定位的问卷内容为:“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和“您认为您10年前在哪个等级上?”选项分为10个阶层,其中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本文采用两个被解释变量,一个是社会阶层是否提升,用阶层提升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即若目前所处阶层减去10年前所处阶层大于零,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另一个则是阶层提升强度,用两问题的答案差值来进行衡量。

2. 解释变量

treat_i 为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即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根据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项目,判断受访者接受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情况,为了探究高等教育对个体阶层流动的影响,本研究将未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编码为0,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编码为1。

3. 控制变量

X 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阶层流动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英语能力、所在区域。性别变量与问卷中设置的回答选项一致,男性取1,女性取2。政治面貌取值分别为1~4,分别为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共产党员。教育程度变量,剔除了“成人教育”、“私塾、扫盲班”、“其他”等非全日制教育观测值。英语能力包含“听英语能力”和“说英语能力”,采用“您觉得自己听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和“您觉得自己说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两题项结果之和,取值为1~10,代表受访者英语能力从低到高。所在区域按照受访者所在省份划分为西部地区、中部地

区、东部地区，分别用 1~3 表示。以上所有变量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剔除了无效回答。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社会阶层是否提升	6864	.4948	.50001	.250	.00	1.00
	社会阶层提升幅度	6864	.58	1.641	2.694	-9	9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	6864	.1725	.37784	.143	.00	1.00
	性别	6864	1.52	.500	.250	1	1
	政治面貌	6864	1.48	1.015	1.031	1	4
控制变量	教育程度	6864	3.90	3.142	9.874	1	11
	英语能力	6864	3.14	1.629	2.655	2	10
	所在区域	6864	2.16	.803	.645	1	3

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得到表 2，从“社会阶层是否提升”看，在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个体中，有 47.17%的个体认为自己的社会阶层得到了提升；而在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个体中，该比例为 61%，明显高于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个体。如果用“社会阶层提升幅度”衡量，这个比例会更加明显。在社会阶层提升幅度为负值的个体中（即社会阶层下降），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个体最大值为 55，而提升幅度为正值的个体中，数量明显增多。

表 2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交叉分析

Panel A		是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		
社会阶层是否提升	0	1		总计
0	3001	467		3468
1	2679	717		3396
总计	5680	1184		6864
Panel B		是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		
社会阶层提升幅度	0	1		总计
-9	5	1		6
-8	5	0		5
-7	8	0		8
-6	10	1		11
-5	21	3		24
-4	74	7		81
-3	111	14		125
-2	268	30		298
-1	397	55		452
0	2102	356		2458
1	1314	362		1676
2	853	242		1095
3	300	85		385

4	161	22	183
5	30	3	33
6	11	2	13
7	1	1	2
9	9	0	9
总计	5680	1184	6864

四、实证结果

(一) 回归分析

进行分层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 (1) ~ (2) 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是否提升”，第 (1) 列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第 (2) 列控制了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英语能力、所在区域。回归结果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阶层得到提升的概率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高 13.4%，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回归结果依然非常显著。列 (3) ~ (4) 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提升幅度”，第 (3) 列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第 (4) 列控制了个体特征。回归结果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阶层平均提升幅度比控制组个体高 0.323 个单位，该结果在 0.01 置信水平上显著。该结果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依然非常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具有非常显著的社会阶层提升作用。个体特征对社会阶层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从性别上看，在考察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在是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变化情况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政治面貌上看，考察样本的政治面貌对社会阶层提升的影响系数是显著负的，这表明，个体政治面貌并不影响社会阶层的提升状况。从教育程度上看，个体教育程度在是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变化情况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英语能力上看，英语能力高的个体，更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且提升的幅度更大。从个体所在区域来看，处于东部地区的个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机会相对更低，且提升的幅度情况更差。

表 3 分层回归结果

	(1)	(2)	(3)	(4)
	社会阶层是否提升		社会阶层提升幅度	
treat _i	.134***(8.426)	.121***(4.417)	.323***(6.180)	.326***(3.618)
性别		.003(.226)		.035(.873)
政治面貌		-.014**(-2.143)		-.012(-.589)
教育程度		-0.001(-.318)		-.011(-.866)
英语能力		.016*** (3.263)		.040** (2.455)
所在区域		-.054***(-7.089)		-.110***(-4.411)
常数项	.472***(71.454)	.559***(19.626)	.528***(24.318)	.645***(6.867)
R ²	.010	.020	.006	.010
N	6864	6864	6864	6864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

(二) 异质性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个体的英语能力与所处地区所属区域对于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

提升以及提升的幅度作用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本文将进一步针对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作用的英语能力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进行分析。

1.英语能力异质性分析

首先分析个体的英语能力对于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提升以及提升的幅度作用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Panel A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是否提升”,Panel B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提升幅度”。纵向回归分析结果,两者在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上的表现都一致。将样本英语能力按照其得分区分为低(2~4分)、中(5~7分)、高(8~10分)三个水平,分别重新编码为1~3。横向对比英语能力高、中、低水平三类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不同水平英语能力水平个体的社会阶层提升作用都非常显著;具体系数上,英语能力水平高的个体相对来说获得社会阶层提升的概率更大,且提升的幅度效果更明显,这与分层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表4 英语能力异质性回归结果

	Panel A: 社会阶层是否提升			Panel B: 社会阶层提升幅度		
	(1) 低	(2) 中	(3) 高	(1) 低	(2) 中	(3) 高
treat	.113*** (4.797)	.107*** (3.441)	.173* (1.748)	.205*** (2.611)	.354*** (3.711)	.458 (1.455)
常数项	.468*** (67.698)	.523*** (22.347)	.419*** (4.718)	.523*** (22.725)	.598*** (8.346)	.419 (1.484)
R ²	.004	.012	.019	.001	.014	.013
N	5698	1005	161	5698	1005	161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

2.所在地区异质性分析

继续分析个体所在地区所属区域对于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提升以及提升的幅度作用的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Panel A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是否提升”,Panel B被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提升幅度”。纵向回归分析结果,两者在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上的表现都一致。横向对比东部、中部、西部三类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不同地区的个体社会阶层提升作用都非常显著;具体系数上,在社会阶层提升机会上,处于东部地区的个体通过高等教育获得阶层提升机会的概率相对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的个体更容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提升;在社会阶层提升幅度上,处于西部地区的个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幅度更大,其次为东部,再次为西部。

表5 所在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Panel A: 社会阶层是否提升			Panel B: 社会阶层提升幅度		
	(1) 西部	(2) 中部	(3) 东部	(1) 西部	(2) 中部	(3) 东部
treat	.143*** (3.982)	.171*** (6.081)	.127*** (5.554)	.421*** (3.301)	.312*** (3.571)	.335*** (4.465)
常数项	.533*** (42.121)	.472*** (41.398)	.429*** (41.144)	.630*** (14.045)	.568*** (16.022)	.426*** (12.406)
R ²	.009	.016	.011	.006	.006	.007
N	1752	2263	2849	1752	2263	2849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效果，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检验。最终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催化剂，其对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获得阶层提升的概率更高，提升幅度更大。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流动渠道。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高等教育使得个体更容易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从而在就业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有助于个人职业发展，也为社会整体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二，高等教育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影响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流动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社会底层群体通常面临更多的就业障碍和机会不平等，而高等教育可以提供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底层群体具有特殊意义，对于这一群体来说，高等教育不仅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更是打破固有社会结构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工具。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社会底层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有机会摆脱贫困，高等教育为其提供突破社会限制和贫困循环的可能性。第三，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在个体的英语能力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显示，英语能力强的个体更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的提升，且提升的幅度效果更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英语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使得这些个体能够更容易获得国际教育和工作机会，从而增加社会流动性。此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大多使用英语，使其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知识和技能。在许多职业领域，尤其是商业、科技、学术和国际关系等，英语能力被视为重要的职业技能，为职业发展提供了优势。在高等教育中，英语常常是主要的教学和研究语言，精通英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吸收学术内容，提高学术成就。同时，英语能力也有助于个体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为社会阶层的上升提供更多机会。第四，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在个体所处区域位置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处于东部地区的个体通过高等教育获得阶层提升机会的概率相对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的个体更容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提升，且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幅度更大。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高学历人才较多，就业市场已相对饱和，使得高等教育在提升社会阶层方面的效果有限，高等教育不再是阶层提升的唯一或最主要途径，竞争更加激烈，教育的相对优势可能降低。相反，在中西部地区，高学历人才较少，因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更可能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高等教育是跳跃社会阶层的重要手段。总之，东部地区各类资源丰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高，教育对社会阶层提升的边际效应可能降低。而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可能因为稀缺性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第一，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质量。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上。应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和提升，确保教学质量。同时，高校应更新教育理念和课程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此外，还应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特别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通过提供远程教育和开设更多的分校或学习中心，使更多人受益于高等教育。第二，构建弱势阶层补偿机制。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和支持。这包括设立专门的奖助学金和贷款计划，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生活费用补贴和就业指导。教育政策应特别关注那些因经济条件限制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通过财政援助和政策倾斜，帮助他们克服经济障碍。同时，也应加强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为成年人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和知识，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的变化。第三，加强对英语教育的投入。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立语言学习中心，为学生提供额外的语言学习支持。同时，鼓励教育资源的多语种开发，确保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都能平等地接触高质量的学习材料，以及增加国际交流项目，提供真实的语言使用环境和跨文化理解。此外，提供关于如何利用英语能力在国际职业市场中获得优势的职业发展指导也是必要的。第四，平衡区域教育资源。通过投资和政策支持引导发达地区人才向西部流动，促进人才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以平衡区域发展。一方面为西部发展输入动力，另一方面缓解高学历人才就业压力，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如在东部地区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中西部地区重视基础和职业教育。此外，对不同地区的就业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并提供针对性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各地区的就业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这些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观点，以优化教育资源分配，促进社会整体的平等与和谐发展。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高等教育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应当如何突破阶层再生产藩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路更新与生态重构。

参考文献

- 【1】 鲁元平,张克中.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4(3):9:6-107.
- 【2】 孙敬水,支帅帅.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的微观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39(4):62-77.
- 【3】 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3,33(4):35-59.
- 【4】 马传松,朱桥.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J].重庆社会科学,2012(1):35-39.
- 【5】 唐世平.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6(3):85-97,206.
- 【6】 教育部.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167/sfcl/202303/t20230323_1052203.html?eqid=ccd93e64000cd86a00000002644631bb
- 【7】 吴克明,卢同庆,曾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3,33(9):42-47.
- 【8】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260.
- 【9】 郝晓婧.“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1):1-10.
- 【10】 张顺.70 年来中国阶层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J].人民论坛,2019(29):38-40.
- 【11】 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 [J].社会学评论,2019,7(6):49-67.
- 【12】 刘帅,雷鹏飞.免费义务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3,39(2):30-40.
- 【13】 张晓红,潘文格.跨越阶层的相遇:民间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子弟的社会流动[J].社会发展研究,2023,10(2):160-179+245.
- 【14】 高钰雅,周慧梅.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问题分析——基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考察[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16):56-61.
- 【15】 蔡庆丰,程章继,陈武元.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与阶层流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与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20):9-21.
- 【16】 殷金朋,陈永立,倪志良.公共教育投入、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微观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9(2):147-167.
- 【17】 丁亚东.家庭教育、学生成绩与社会再生产[J].当代教育论坛,2018(5):30-40.
- 【18】 郭未,于瑶,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小镇青年人力资本、社会阶层的代际与空间流动[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5):153-165.
- 【19】 张学敏,周杰.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3):146-156.
- 【20】 范涌峰.“后减负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重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42-52.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Social Class Mobility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2021 Data

Mu Yuerong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Maintaining good social class mo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it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China's long-term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to talent mobility and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to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2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social class mobility in the new e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education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social class improvement,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social status.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mobility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from lower social classes. (3) The social class promotion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varies significantly based on individuals' English proficiency. Those with stronger English skill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class promotion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class promotion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Individual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have a lower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class promotion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whereas individual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class promotion, with a greater degree of upward mobility.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lass mobility and maintaining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build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vulnerable classes to ensure educational equity, thereby optimizing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class mobility,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social justice